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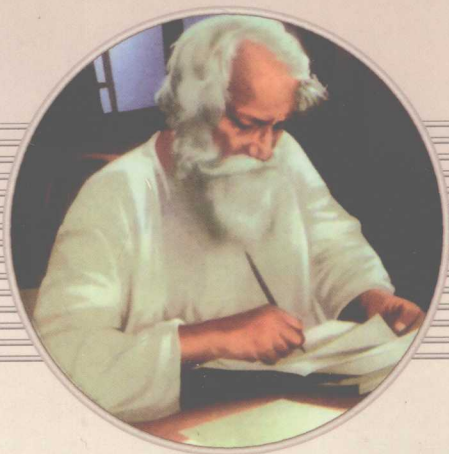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八〕 中篇小说

石景武 等译
黄志坤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特在藏目(CIP)数据

著(T. H. T. 泰戈尔) (中) 篇小说, 重, 泰戈尔全集

9.4005, 书局出版, 中, 京北一, 泰志坤等译, 景石

(泰戈尔全集) (泰戈尔全集) (泰戈尔全集) (泰戈尔全集)

12877-1072-7 8201-2702-7 8201

泰戈尔小说全译

品中一影小篇中, 重, 泰戈尔全集

号 102890 第(1004) 第 038901 号

号 102890 第(1004) 第 038901 号

董友忱 主 编

石景武 副主编

[八](中篇小说)

书文出版局出版

石景武 黄志坤 等译

(第2号) (第2号) (第2号) (第2号)

字千 01

第 0001 - 1000 第

元 00.240 (00 元)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泰戈尔小说全译. Ⅲ, 中篇/(印)泰戈尔(Tagore, R.)著;
石景武 黄志坤等译.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 9
(泰戈尔小说全译: 董友忱 主编 石景武 副主编)
ISBN 7-5075-1658-X

I. 泰… II. ①泰…②石…③黄… III. 中篇小说-作品集-印度-现代 IV. 13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8601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055 北京宣武区广外大街 305 号 8 区 5 号楼)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总编室: 010-63370164

发行部: 010-63370170 63370992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铁建印刷厂 印刷

960×640 1/16 开本 216 印张 2530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

印数: 0001-3000 册

定价(全套共 16 册): 540.00 元

泰戈尔是一位伟大的印度孟加拉语诗人,他以诗稿《吉檀迦利》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从而蜚声世界文坛。泰戈尔的小说同样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他的一些作品也陆续被译成中文,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熟知。

这套丛书在翻译过程中所依据的版本是泰戈尔国际大学出版社的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孟加拉语中只有“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之分,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在这套丛书中,译者根据小说的篇幅,把孟加拉文版本《泰戈尔全集》中13部长篇小说中的4部,即《四个人》、《两姐妹》、《花圃》、《人生四章》(每部约有5—6万字)及95篇短篇小说中两篇篇幅较长的小说《科鲁娜》、《被捣毁的窠臼》(每部约有5—6万字)作为中篇小说,单独结集成册。

按照这种划分方式,泰戈尔一生中共创作了93篇短篇小说,6部中篇小说、9部长篇小说。这套丛书完整地收入了这些小说,无一遗漏,可以说是泰戈尔小说在中国目前最全的译本。

这套丛书的另外一个特点是,所收入的小说全部都是从泰戈尔小说原文直接翻译的。也就是说,这是中国第一个从孟加拉文直接翻译的泰戈尔小说完整译本。

感谢参与这套丛书翻译工作的董友忱先生等译者的辛勤工作!这套书的问世,有利于广大文学爱好者更为准确地欣赏和研究泰戈尔的全部小说。

吴仲士

斯里比拉斯

从前，这里是一个蓝靛厂。现在，除了残留的几间破旧房屋外，其他一切都成了一片瓦砾。我把达米妮的遗体焚化之后返回家乡时，经过这里，突然看中了这地方，于是打算在这里停留一段时间。

从河边通到蓝靛厂有条小路。路的两边都是一排排树苗。通向花园、的大门被毁坏了，只剩下两根石柱和一截颓垣断壁，花园没有了。在蓝靛厂的一角，留有一位穆斯林经纪人的荒冢。残坟龟裂处长出稠密的荆棘和一丛丛野花；像一群闹新房的姑娘拧着死尸的耳朵，在南风里笑得前俯后仰。昔日的池塘，塘坝垮了，塘水早已干涸见底。农民在塘底部种上了香菜和豆子。清晨，当我坐在长满苍苔的瓦砾堆上休息时，香菜白花的浓郁香味随风阵阵飘过来，令我心醉神迷。

我坐在那儿沉思，这蓝靛厂虽然现在成了废墟，正如那葬牛场剩下几根零星牛骨的遗迹，可是它曾有过不可一世生机勃勃的兴旺时期。它曾在周围掀起过似乎永无休止的悲哀与欢乐的巨浪洪波。在那些曾经奴役千千万万贫苦农民，甚至使他们的血液也变成蓝靛色的英国工厂主大人面前，我这普通的孟加拉青年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大地母亲却满不在乎地把绿色衣襟紧裹腰间，轻而易举地像打扫庭院一样，把那洋大人的蓝靛厂统统抹去。那残存的一星半点痕迹，如果她愿意，只需再抹一

两下，就会点滴不漏地完全消失。

事情已经过去，我并不想旧事重提。我的心只是说：不，不可能，像时间女神每天清早打扫庭院那样把过去的一切全都抹掉！当然，蓝靛厂的那些洋大人以及他们的罪行，如尘粒一样，被抹得一干二净全无踪影——可是，我的达米妮呢？

我知道，我的话谁也不会相信。我们的大哲学家商羯罗阿遮梨^①对谁都不赦免。他提过“何谓妻室，何谓儿女”的问题，并给了这样一个答案——“浮生若梦，四大皆空”。他是个出家人，虽说了这番话，但未必了解其真正含义。我不是出家人，因而我十分清楚——达米妮绝不是荷叶上的一滴朝露！

可是，我听说，某些娶妻生子的在家人，也持这种苦行僧的论调。这是可能的。他们是一家之主，他们可以失去妻子。他们的家庭事实上是虚幻的，他们的妻室儿女何尝不是一个泡影！这些都是他们的手制品，一堆垃圾，用扫帚一扫就干干净净的了。

我嘛，既没有成为一家之主的机会，也不具备成为出家人的气质，这倒是帮了我的大忙。所以，我所得到的最亲近的人，她既不是我的“妻子”，也不是什么“幻影”；她是实实在在的，她就是我的达米妮。谁胆敢称她为“泡影”呢！

对于达米妮，如果我只把她当作家庭主妇，或一般人心中的“妻子”来理解，我就没有什么好写的了。正因为我把她看得比家庭主妇、妻子更伟大更真实，我才敢于把有关她的经历，开诚布公、坦率地写出来。人们爱说什么就让他们去说什么吧！

假如我命中注定：我与达米妮也能像常人一般共同生活过日子的

① 商羯罗阿遮梨（789—821），古代印度教复兴者，哲学家。

话，那么，我对抹油洗澡、饭后嚼药酱叶休息等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琐事，也会感到心满意足乐此不疲的。达米妮死后，我也常常叹息：“生命何渺茫，变化实无常”。而后为再一次体验变化无常的生活，听从某位姑母或姨母的劝告，再次结婚成家。

但是，我进入家庭，并不像把双脚伸进一双旧鞋那么容易。达米妮死后，我就完全放弃了幸福生活的希望。不，不，这话不准确，未免太过分了，我并不是能够放弃一切幸福的伟大超人。我当然希望幸福！但我没有擅自要求幸福的权利。

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亲自说服达米妮使她同意与我结婚的。我们的拜堂相见的仪礼不是在什么红色的面纱下以及欢乐的歌曲旋律中进行的。而是在大白天，在众目睽睽之下大家能看得见听得着能了解感知的情况下完成的。

我们三个人离开利拉农多师父之后，才开始考虑今后如何生存的问题。以前那些日子，我们一直跟着师父，饱餐着信徒们向师父提供的贡品。与饥饿的人相比，我们早就得了消化不良的病症了。人活在世上，应该建造房子，应该保护房子，最坏的情况下应该租赁房子——这样才能有地方安身。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早就忘得一干二净。我们只知道要住房子。一般家主那种随便找一处地方就能够伸手蜷腿仅可容身的想法，我们从来都没有过。我们所想的，只是应该有人给我们房子住，我们只是伸腰舒臂安闲地住下来休息就是了。

后来，当我们想起乔戈莫洪伯父把房产赠给沙奇士的那张遗嘱。如果遗嘱在沙奇士手里，也许它像一只纸船一样，在思想感情的惊涛骇浪中，早就沉没不知去向了。幸好遗嘱在我手里，因为我是受托人。遗嘱上附带了几个条件，我负责这些条件的执行。我记得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任何时候都不准在家宅里拜神献祭；第二，楼下房子要作为附近

皮革工人子弟的夜校；第三，沙奇士死后，整个房产要捐献出来作为皮革工人子弟的教育福利基金。世界上最不能使乔戈莫洪伯父容忍的是一——对宗教的虔诚信仰！他认为这比世俗的七情六欲更为卑劣。伯父采取这些措施，可能为了防止隔壁那种浓厚的宗教气氛的扩展！伯父曾幽默地用英语说道这叫做“Sanitary Precautions”^①。

“走吧！”我对沙奇士说，“现在我们可以回到加尔各答去，在你伯父的房子里住下来再说。”

沙奇士回答说：“现在我还没准备好，不能回去。”

我真不明白沙奇士的话是什么意思。

沙奇士解释说：“有段时期，我把自己完全交给‘理智’，可是，却发现‘理智’承受不了生命的全部重担。又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完全托付给‘感情’，可是又发现‘感情’是个无底的深渊。‘理智’是我自己的，‘感情’也是我自己的。人仅仅依靠自己是站不起来的！在我还未找到使我生活下去的避难所或庇护所之前，我是没有勇气返回城市的。”

我问他：“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你说说看！”

“你们两人先走吧！”沙奇士回答说，“我想独自游历一些日子再回去。在茫茫之中，我仿佛看到一线海岸似的东西，如果现在让它逃出我的视线，就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它了。”

达米妮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绝对不行！独自游历，谁来照看他？那次他一个人出游才几天，回来是一副多么可怕的模样！回想起来都使我感到恐惧。”

要我说实话吗？达米妮的这种担忧，仿佛像黄蜂在我心中蜇了一

^① 预防传染的卫生措施。

下，留下火辣辣的巨痛。伯父死后，沙奇士不是漫游了将近两年吗！他并没有死啊！我不想掩盖自己心中的想法，于是气冲冲脱口而出讲了上面的想法。

达米妮说道：“斯里比拉斯先生，我知道，人的死亡要有好长一段时间，但是，既然有我们两人在，为什么要使他遭受更多的痛苦呢？”

我们！在这复数中有一半就是我这位倒霉的斯里比拉斯。在这世界上，为了要拯救一部分人脱离痛苦，就必然要有另一部分人遭受痛苦，社会上只有这两类人。我到底应该属于哪一类？达米妮是很清楚的。好吧！我属于那一类，这也是我的幸福。

与达米妮谈完话后我对沙奇士说：“好吧！我们现在暂不进城。我们就在河边那栋老屋里暂住几天吧。不过听说那屋里闹鬼。也好，可避免别人的骚扰。”

沙奇士说：“那么，你们两人呢？”

我回答说：“我们也像鬼一样，尽量藏起来睡吧！”

沙奇士又朝达米妮投来不安的一瞥。在这一瞥中可能隐藏着担心。

达米妮双手合十恭敬地说道：“你是我的师父，尽管我有不少罪过，请不要因此而剥夺我侍候你的权利。”

二

必须承认，我怎么也不理解沙奇士对修炼的探索表现得是如此的执著和顽强。有段时期，我嘲笑他的狂热。现在，再也不能嘲笑了。沙奇士不是日常的一盏灯，而是一团烈火！当我看到烈火正在焚烧沙奇士时，

作为伯父的弟子就没有勇气与他进行争辩了。引用赫伯特·斯潘塞^①的学说来驳斥所谓神秘论，说它只不过是起源蒙昧时期人们对自然的原始崇拜与迷信而形成的一种荒诞无稽的奇特信仰，这又有什么用！我清楚地看到沙奇士在燃烧，而且从头到脚从里到外浑身都烧得通红，我却无可奈何。

前些日子，沙奇士日日夜夜处在忙着唱歌跳舞、泪流满面以及侍候师父的激动之中，这可能还是一种较好的方式。因为那样一来精力耗尽，也就无暇顾及自己内心的追求。现在，他表面上平静了，他的心不能承担增加的压力，他现在再也不追求感情上的兴奋与满足，而是在内心深处为论证自己的认识是否正确而进行顽强的斗争。这场斗争是如此激烈，甚至连我们都怕看到他的脸。

一天，我再也忍不住了。我说：“沙奇士，我觉得你很有必要再请一位导师！说不定经人指点后，会使你的修炼变得更为轻松一些。”

沙奇士听了我的建议大光其火，高声说道：“闭上你的嘴，比斯里！谁需要轻松？虚伪是很容易得到的，真理只有通过艰苦的努力才能获得。”

我怯生生地说：“找位导师把你引向获取真理之路……”

沙奇士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说道：“哎！你不理解，我不是追求你那种一般地理上的道路，表面上的真理，而是让我心灵之主沿着我自己找到的道路而来。师父指出的路，只能通到师父家自己的院子里。”

从沙奇士的同一张嘴里，多次听过许多自相矛盾的话。我，斯里比拉斯，实际上是乔戈莫洪伯父最赏识的弟子之一。但是，我如果称伯父为师父，他甚至会拿起大棍子打我一顿。沙奇士曾动员我为师父揉脚。

^① 赫伯特·斯潘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英国哲学家。

可是，过了两天，他又就此事来指责我。我真是哭笑不得，只好保持深深的沉默。

沙奇士接着说：“今天我深切地领悟到‘走自己的路虽死犹生，走别人的路困难重重’这句格言的深刻含义。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作为礼物从别人那里拿来，但是宗教信仰和所选择的道路，如果不是自己的，那只会是死亡，而不是得救。我的神——生命的主宰，不是从别人手里布施而来的。如果我得到他或将要得到他，那是很好的！否则，真是生不如死！”

我的天性就是喜欢辩论。我决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这场辩论。于是我说：“只有诗人，才能从自己心中写出诗来。如果不是诗人，那就只好求助于他人。”

沙奇士毫无沮丧表情地说：“我，是诗人！”

好——辩论到此为止。我离开了。

沙奇士不按时吃饭，不按时睡觉，他的行踪总是飘忽不定。他的身体像一把不断磨损的刀子，日益消瘦下来。我们都不忍心看他了。可是，我还是鼓不起勇气劝阻他。但达米妮再也忍不住了，她对无所不在的众神大发脾气——因为他们欺软怕硬，谁不信他们，他们就毫无办法，只好恭顺对待；而对于那些信仰他们的人，却总是滥施威风，甚至加倍报复，这真是太不公平了！对利拉农多师父发脾气时，她就常这么说。可是，对她自己的神，却总是找不到办法与之接近。

达米妮一直不放弃努力使沙奇士按时洗澡、按时吃饭的希望。为使这个不守常规的人尽可能遵守日常生活规律，达米妮到底花费了多少心机，那简直是无法估计的！

沙奇士对达米妮的规劝，从来没有明确表示过反对。一天早晨，沙奇士涉过河水，消失在沙丘的背后。太阳越升越高，然后又偏西了，可

是仍不见沙奇士的踪影。达米妮一直空着肚子等待他，最后她不能再等了，于是拿着盛饭的铜罐，卷起裤腿涉水过河。

四周是一片无人迹的空旷——没有人烟和任何生物的踪影。太阳火辣辣地照着，沙浪更是酷热炙人。沙浪一排排，像空旷的守卫者，暗中窥视着一切。

在那里，无论达米妮怎么喊叫，也没有回音；提什么问题，也得不到任何答复。她在漫无边际苍白的沙滩上站着，心胸几乎快要窒息。她所在的地方，仿佛一切都被完全抹去，一切都变得死气沉沉苍白无力。她的脚下似乎只有“虚无”——没有声音，没有动作，没有血流的鲜红，没有树叶的碧绿，没有天空的湛蓝，没有大地的赭黄。这苍白的沙滩仿佛就是一具僵尸的头，张开无唇的巨大的嘴，伸出焦干的舌头，向残酷无情燃烧着的天空，提出了解除严重干渴的要求。

达米妮思忖着，该朝哪个方向去寻找。突然沙滩上的脚印映入眼帘。她跟随脚印一直朝前走，来到了一片沼泽地。沼泽地旁边潮湿的泥地上，留下了无数鸟雀的爪痕。沙奇士在一个沙丘阴影下呆坐着。他对面的水塘呈现蓝色中的深蓝色，池塘边上浅水中田鹬舞动着尾巴，扑棱着黑白相间的翅膀；稍远一点一群野鸭不停地鼓噪着，并仿佛永不称心地梳理着身上的羽毛。达米妮来到低凹处站着。这些野禽“嘎嘎”叫着扇动着翅膀飞走了。

沙奇士看到达米妮便问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我送饭来的。”达米妮回答说。

沙奇士说：“我不吃。”

“已经过了好长时间了！”

沙奇士只是说：“不，我不吃。”

达米妮说：“要不，让我坐一会儿，然后……”

沙奇士不耐烦地大声嚷道：“为什么你要对我……”

当沙奇士的目光偶然掠过达米妮的脸时，他不再嚷了。达米妮什么话也没有说，手提着盛饭的铜罐起身走了。四周的空旷的沙地像夜晚时分老虎的眼睛，闪耀着可怕的光芒。

达米妮眼中的泪水，并不像眼中怒火容易燃烧，她是很少落泪的。但是，那天当我看到她时——她伸着腿坐在地上，泪水如泉涌现出来。当看到我时，她便嚎啕大哭起来。我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我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等她少许平静一些后我问她：“你为什么对沙奇士的身体这么关心呢？”

“请告诉我，除这以外我还能为他做些什么呢？”达米妮说，“其他的一切都得他自己想办法。其他情况我既不了解，而且也无能为力呀！”

我对达米妮说：“你瞧，当一个人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在想某件事情的时候，他肉体上的需要就会相应地减少。因此，人们在极端痛苦和无比欢乐时，经常会忘记饥渴。现在沙奇士就处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果你不去关心他的肉体，也不会有什么损害。”

达米妮说：“我是妇道人家，以我的身心去形成另一个身体，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全心全意地关照他人，是我们女人的光荣。因此，当我看到遭受折磨的肉体后，我们的心就不会安逸，我们也就很容易哭泣起来。”

我说：“所以，那些只埋头于精神事业上的人的眼里，总是没有你们——肉体的守护人。”

达米妮怒气冲冲地说：“当然看不到我们喽！他们无论什么事都是颠三倒四，稀奇古怪的。”

我暗自在心中说，女人呀女人，正是这种颠三倒四的情况，使你们迷失方向的。啊，斯里比拉斯，但愿你下次投胎转世时出生在这颠三倒四的人群里！

三

那天河边沙滩上沙奇士对达米妮所给予的沉重打击，使他那严厉的目光在达米妮心里再也抹不掉了。这之后不久，沙奇士抱着一种赎罪的心情，对达米妮表现得特别关心、殷勤和关切。多日以来，沙奇士与我们相处得很好，但很少说话。现在，他有些变化，有时还叫达米妮到身边聊天，他们的话题往往是沙奇士许多思索和许多想法。

达米妮并不怕沙奇士对她的冷漠。但如今这样殷勤和关切倒使她很害怕。她知道，这种状态不能持久，而付出的代价又特别高。某一天当沙奇士一旦发现这方面问题，并算算细账，他就会发现支出过多，那时候就危险了。沙奇士愈是像好孩子一样按时吃饭、洗澡，达米妮就愈是感到惶惶不安，愈是感到惭愧。沙奇士要是不听话，达米妮倒感到放心多了。她暗想：那天你把我赶走，做得很对。你对我们殷勤和关切，意味着你对自己的惩罚。这叫我如何忍受啊！

达米妮暗下决心：离远一些。再与村里的姑娘们在一起，在村里到处闲逛。

一天晚上，我突然听到沙奇士大声喊叫道：“比斯里！达米妮！”

当时大概是夜里一点或两点钟左右，他对此毫无顾忌。深更半夜叫我们，有什么重要事情要告诉我们，我们一点也不知道。但是，这种奇怪举动，连屋里的鬼魂都要被吓跑的。

我们从睡梦中一骨碌爬起来走到外面，只见沙奇士在黑暗里站在屋前台阶上。他大声说：“我已大彻大悟，心中不存任何疑问了。”

达米妮慢慢地坐在台阶上。沙奇士也神情恍惚地坐在她身边，最后我也坐下来了。

沙奇士说：“他——我的神——朝我迎面走来。如果我也按他走的方向走去，那只会南辕北辙，离他愈来愈远；如果我从正好相反的方向走去，那么，最终就会汇合。”

我沉默不语，只是注视着他那炯炯发光的眼睛。他的话在几何学方面，可能有其正确的一面，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沙奇士接着说：“他喜欢形象，因此他朝形象一直降下来。我们不能仅与形象生活，所以我们要上升到无形无影的精神世界。他是自由的，所以他在束缚中寻找乐趣；而我们是被束缚的，因此我们的欢乐在于解脱。由于我过去不懂得这个道理，曾经是多么痛苦啊！”

天上星辰默默发光，我也像星星一样沉默不动。沙奇士对达米妮说：“达米妮，你能明白这个道理吧？唱歌的人，首先他要爱唱，然后注意学习歌的曲调；听歌的人，从那曲调中得到享受。一个人要从自由中来到约束，另一个人要从约束中求得解脱。这样，这两方面才能汇合。他在唱歌，而我们在听歌。他唱歌是想给我们加上束缚，而我们听歌是想获得解脱。”

我不知道达米妮是否明白了沙奇士讲的意思，但她是能了解沙奇士的。她只是双手抱胸，一声不吭地默坐着。

沙奇士又说：“我一直在黑暗中一个角落里默不作声地坐着，聆听着那导师的歌声。听着听着，忽然明白了一切。再也不能自己，所以把你们也叫来了。以前，我按自己的理解去塑造他，结果我们只有被蒙骗。啊，我的毁灭之神！你把我化为齑粉与你合二为一吧，永远，永

远！一切束缚羁绊不属于我，所以我不能忍受约束。再说，束缚羁绊是你的，所以你永远不会放弃给众生制造束缚。这样吧，让你以我的形象存在，而我却隐没在你那无形之中去吧！”

说着说着，沙奇士突然站了起来，一面高呼：“法力无边的神啊，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一面走向黑暗笼罩的河边。

四

自那天晚上以后，沙奇士又故态复萌，生活变得毫无规律。何时吃饭，何时洗澡，根本琢磨不定。他内心的浪潮时而升入光明，又时而降至黑暗，对这些我已无法猜想。但愿苍天神灵保佑这样的人能像好人家的孩子一样，按常规进食，健康地成长吧！

那天整天都很闷热，晚上突然来了一场暴风雨。我们三个人分别睡在三个房间里，房前走廊上点了一盏油灯。风暴把灯吹灭了。河水奔腾翻滚起伏，天像裂开了似的下着倾盆大雨，地上河水浪涛喧嚣与天空大雨滂沱之声汇合一起，仿佛是敲打着震耳欲聋的铙钹。在凝固的一片黑暗中，虽然看不见什么东西来回走动，但那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声音，使整个天空如盲童一样，由于恐惧而感到发冷、颤抖。竹林里仿佛有一寡妇鬼魂在凄厉地嚎啕大哭，在芒果林中传出了枝丫咔嚓折断声和树干扑通倒地声。远处还时不时传来河堤崩塌的轰隆巨响。还有，从我们破屋缝隙中吹进来的风，如野兽般地呜呜吼叫着。

在这样的夜晚，我们心灵之窗的插销都挪了位置，狂风暴雨也冲进了心胸，进行大肆破坏。陈设良好的家具被吹翻，窗帘帷幔被撕破，有

的还不知刮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不能入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胡思乱想。至于想些什么，在这里是否写出来？算了吧，在历史上没有什么意义。

就在这一时刻，沙奇士在自己黑糊糊的房间里面叫了起来：“谁？”

我听到回声：“是我，达米妮。你房里窗子吹开了。雨会飘进来的，我把它关上。”

达米妮正在关窗户。沙奇士突然飞快跑出门外去了。这时黑暗里，天上闪电频频，闷雷轰隆。

达米妮在自己房间门槛上坐了很长时间，可是沙奇士一直没有回来。狂风刮得更加猛烈。

达米妮再也待不住了，也跑到外面。在那样的狂风里很难站稳脚跟向前移动。她心里想，天神的使者们在责备她，并推她回去。今晚的黑暗特别活跃，到处激荡。雨水仿佛要淹没世界似的哗哗地下着。达米妮要是能像大雨一般痛哭一场该多好呀！

这时，突然一股闪电从天这边一直亮到天那边，把黑夜撕得粉碎。借助这闪电之光，达米妮看到沙奇士站在河岸边。她竭尽全力跑过去，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踉踉跄跄终于来到沙奇士脚前，并用压倒狂风呼啸的噪音大喊道：“我跪在你脚前恳求你。我并没有在你跟前犯什么过错呀，为什么你要给我这样沉重的惩罚呢？”

沙奇士默不作声地站着。

达米妮说：“如果你想打我一顿，想把我扔到河里去，那就扔到河里去吧！但我恳请你回到屋里去！”

沙奇士回到房里。在他进房门时，说道：“我只寻找他——我的神，我是十分需要他的。除此之外，我什么也不需要。达米妮，你就可怜我吧！放开我，离开这里。”